

今日評論

期二十二第 卷四第

這一週

悼丁信先生

日本的南進

農村游資的吸收

人口流動的一個政策

我們需要的世界政策

陳序經

王迅中

費孝通

潘光旦

錢端升

版出日一月二十年九十二國民

類紙聞新類一第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這一週

希臘軍隊已於本月十七日佔領阿爾巴尼亞境內義大利軍隊根據地科律薩。希臘軍隊挺進，又衝破阿境內義軍防線若干處。阿境義軍有全線動搖之勢。希臘戰爭，倘以此形勢推演下去，則阿境義軍全部崩潰，全被殲滅，亦大有可能。這總算二十世紀國際戰爭史上的奇蹟。以希臘這樣一個小國，當義大利這樣一個強敵，希臘戰敗義軍，竟如猛虎追逐羣羊，莫叔里尼的威望總算掃地無餘了。我們可以想像得到，莫叔里尼那副假裝莊嚴威武的面孔，最近必帶了幾分羞愧感容，而義大利國民向領袖行禮的時候，手勢恐怕舉得沒有從前那般高了！其實希臘戰爭成了這個局勢，亦容易解釋。中國這些古語，「師直為壯曲為老」，「哀兵必勝」，實有真理存焉。一個有悠久歷史，有深厚文化的民族，絕不至輕易為人剪滅。我們今日誠懇向希臘忠勇將士致敬，預祝他們最後的完全勝利。同時，希臘今日的勝利，為我們中國抗戰增加了許多鼓勵，增加了許多把握！

這幾天來軸心國又添了幾個人影的國家。本月二十一日匈國在維也納正式加入了德義日三國同盟協定，本月二十三日，羅馬尼亞加入三國公約之議定書在柏林正式簽字。本月二十四日，斯洛伐克亦在柏林正式加入三國公約。羅馬消息，則西班牙亦有於最近期內與德義日三國簽訂同盟協定的可能。所謂軸心集團者，彷彿聲勢日見增大，夥友日見加多。其實詳細分析一下，國際局勢，這樣演變，無足駭異。斯洛伐克是捷克的殘餘。希特勒要他加入軸心，難道他還能反抗？匈羅兩國的加入三國同盟，實逼處此，恐亦目前自全唯一之道耳。心悅誠服，當然談不到。西班牙是否加入，目前固難逆料。其實佛郎哥之有今日，完全是希莫兩人的提攜。飲水思源，佛郎哥對德義當然要一步一趨。歐洲成此局勢，固非偶然，乃係必然。德義有了這幾個夥

友，就能戰敗英國嗎？不但英國不至這般悲慘，我們亦不為英國這般悲觀。問題癥結，還在美國援英的程度。軸心的夥友愈多，英國的危機愈大，則美國援英的程度必日見增高，如此，則民主陣線的力量必更雄厚，而前途必更安穩。

土耳其今日所處地位，實有是輕重之勢。土耳其邊境距達達尼爾及博斯普魯斯兩軍略上重要海峽，僅約百里。倘土耳其一旦袒護軸心國，則英國地中海之軍事地位，將受極大影響。同時，倘土耳其對希臘戰爭，嚴守局外中立，則德軍即可由保加利亞援義，而希臘目前對義之勝利，亦絕難維持。希特勒目前對土耳其之外交，威迫利誘，已費盡心機。巴本兼程返土，當可表現希特勒對土耳其之拉攏，猶在努力工作中。同時，匈羅加入軸心，保國代表團於二十五日赴柏林，大有立即簽訂加入三國同盟條約之勢。這都是對土的嚴重威脅。惟土耳其除積極準備軍事抵抗外，絕無袒護心國之趨向。照此看來，英土合作之關係，當可保持。土耳其的軍力，在巴爾幹一切國家之上。土耳其果不變更目前所持態度，則軸心國在巴爾幹及近東的一切活動，又未必真有良好收穫也。

倭寇的兩繼計劃，裝模作樣，到如今還未見有什麼實際行動。一言以蔽之，「心有餘而力不足」之現象也。羅斯福總統對第三屆總統，華國成立遠東軍司令部，這一切都是日寇南進上的頭暈。日寇今日當然明白，南進是太平洋上大規模的海空軍戰爭，絕不能做不勞而獲的幻夢。外強中乾的日寇，與英美在太平洋上從事海空軍戰爭，當然絕無把握可言。日寇在南進計劃上，裝模作樣，不敢輕易從事實際動作，這就是他的苦衷。以現狀推測，日寇西貢，遲早必崩潰，乘人之危，打死老虎，此為日寇之慣技。此亦維

乘此將歷史自取。至於日寇竄佔東印度，及新嘉坡，料他目前還是逡巡不暇前進。

日本碩果僅存的西園寺元老終於本月二十四日晚在興津私邸逝世了。

日本近代史上受天皇特詔匡輔大政，賜以元老待遇者，僅有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大山巖、松方正義、井上馨、桂太郎、西園寺公望、大隈重信等八人。西園寺出身貴胄，輔佐維新，參與立憲，勳度組閣，領導政友會，對於維新事業之完成，立憲議會政治之確立，厥功至偉。其餘諸元老相繼凋謝後，西園寺碩果僅存，獨力支撐，舉凡內閣之更迭，重大國策之樹立，天皇親遣使諮詢，作最後之決定。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他眼看著自己印先賢們堅苦締造的帝國基礎，被盲目無知的軍閥和法西斯份子們攪得亂七八糟，難以力挽狂瀾，終覺孤掌難鳴。他自知年事已高，起初很想將挽救國家的重任交給重臣們，但自五一五及二二六兩次暗殺後，被害者長眠黃泉，倖免者明哲自保，軍閥益形猖獗，國事每况愈下。于是西園寺又想將他的衣鉢傳之近衛，希望近衛能維持日本憲政的殘壘，緩和少壯軍閥們的煎迫。想不到這位公子哥兒太沒出息，甘作軍閥傀儡，盲目發動侵華戰事，已一發而不可收拾，近更輕舉妄動，急求實現南進，以國命作孤注一擲。西園寺也龍鐘殘年，徒喚奈何而已。西園寺晚年為少壯軍人及法西斯份子所忌，曾屢被列於暗殺名單中，今竟能壽終正寢，享壽九十有二，實屬倖倖之至。就日本國家言，老成凋謝，軍閥及法西斯份子益肆肆無忌憚，竊恐日本帝國之命運，亦將隨西園寺之逝世而逝矣。

政府最近又發了一道改進政務的通告。五屆中執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一個改革政務的議案，內容有這幾點：（一）整飭紀綱；（二）禁絕貪污；（三）取締營利；（四）厲行工作計劃；（五）調整薪俸；（六）革除兼職兼薪之弊；（七）節用汽車；（八）嚴禁奢侈賭博。平心而論，這些都是當前改革行政上的急務。這議案經過國防最高會議審核，轉到中央政府。政府對這案的處理是這樣：上列各項，「在現行法令中規定已甚詳盡，經由

各主管機關，督飭所屬，依照執行……所謂改革政務者，如此而已矣！所謂改革行政者，如此而已矣！我們惟有敬佩中國真是一個善做紙上文章的家！

從十一月十二起（孫中山先生聖誕節起），中央及地方又舉行了一次節儉宣傳週。報紙上我們看見琳琅滿目宣傳節儉的好文章。這個運動，的確是福國利民的運動，我們十分贊助。惟在一切宣傳文字中，我們却沒有看見什麼人引用到這兩句話：「道之乘之國，節用而愛人」。還是孔子勸執政者節約的古訓。據我們的觀察，在當前這個物價高漲的經濟環境中，老百姓大多數是無以為生，求生不得，何從節起？有約可節者，類在大官貴人及會乘幾發國難財者。在官商不分的中國，此又一面二，二面一者也。依我們的見解，今日中國應兩種運動同時並進。對大官貴人及發國難財者，提倡節儉；對老百姓，提倡賑濟，其庶幾敷！

政府於本月二十二日通告取締農村高利貸，這的確是件德政。政府對農村借貸利息，本已規定不得超過二分。其實此種利率，已算高厚。人民在銀行存款利率，不過四厘或五厘。農村放款利率，高至二分，比較之下，農村放款已是高利貸。今則農村放款，竟有子大於母的現象。此種現象，不加禁止，農民所受到的痛苦，實不堪設想。政府取締農村高利貸的通告，實值得貧苦農民的歌頌！

湘閩各省地方政府，最近頗努力於平抑物價，據報紙所傳，各該省物價，且已漸趨下落，這類消息，令人感覺相當欣慰。戰事期間，物價高漲，固為不可避免的事實。然有些地區的物價竟漲至十倍或十倍以上，此實為政治上不容逃避推卸之罪孽。此種現象，倘聽其自由演進，其足以影響抗戰前途，不啻而噴。不特如此，時屆冬季，到農民不聊生，地方治安，必立即成為嚴重問題。我們此日惟希望湘閩以外各省，對物價問題，仍急起努力為平抑工作。在維持民生問題上，能盡一分力量，政府即應盡一分力量。此為執政者自身之責任，亦即執政者所以保自身之安全也！

悼丁信先生

陳序經

丁信先生死的時候，我正染着重病，家人同事與朋友們，都不願給我知識，直到好幾天後，袁守和先生來我家探病時，無意中說出這個消息來。袁先生與我說話的時候，我雖力持鎮靜，可是他走了後，我心中覺得有說不出的悲哀，忍不住的流眼淚。

我相信自七七事件發生以後，與丁信先生見面最多的人，要算我了。在南京，在長沙，與在蒙目的時候，我們就好像形影不離。到了昆明，而特別是他住在登華街南開經濟研究所昆明辦事處以後，除了我個人或他自己離開昆明以外，我們可以說是天天都見面，而且每天往往見了好多次。他的臥室，正在我的辦公室的隔壁，每天早上或午後，我從家裏或聯大到經濟研究所時，他一聽到我的鞋聲，就會說道：Hello，你來了嗎？有時早上我到得早，他就在床上說了同樣的詞句，有時他更會說道：你來得太早，把我從夢裏叫醒了！假使因為他夜間睡得太晚，而早上還沒有起來，我必定問道：Leonard（這是他的英文名）你起了嗎？那麼他必定被我叫醒，而且同樣的說了他所常說的詞句。直到現在，他的房子裏的物件，還是照樣的保留，可是這種聲音，却已沒有聽見，而且是永遠的不再聽到的。可是因為慣於聽了這些聲音，有好多次，當我到經濟研究所的辦公室時，因為從隔壁的房裏，聽不到這種聲音，我無意中口裏差不多就要說出 Leonard！你起了嗎？

丁信先生自從美國回國以後，已有九年之久，在這九年裏，除了七七事件發生以後三個月，他在軍事委員會農產調整委員會作過三個月事以外，他始終是在南開大學與南開經濟研究所服務。九年來，據我所知道的，外間機關以很高的薪金與很好的位置去聘請他的，不勝枚舉，然而丁信先生始終不願離開南開，專心致志於學術的研究。他在經濟學上的貢獻都是大家所共知

的，用不着我在這裏爲他宣揚。他在南開經濟研究所兼管圖書委員會主席，對於書籍雜誌之搜集，尤爲努力，南開經濟研究所對於中外各種關於經濟方面的出版物的搜集，比較的能够稍爲完備的，要以他的功勞很大。兩年半前南開經濟研究所在昆明設辦事處時，他又開始搜集戰後的各種出版物。他對於這些東西，真當作寶貝來看待。他每個星期都必檢查一次，假使發現了某期雜誌尚未寄到，或已經遺失，他必立刻告訴主管人去設法補充。他最擔憂的是這些東西被炸，所以他常常說：「我們兩年來，因為種種的困難以致搜集的出版物，雖是不多，然而就以這點小小的成績來說，若被炸了，那麼我真是要哭起來了。」此外他對於南開經濟研究所的英文季刊的編輯事宜，最感興趣。記得在天津時，在英文季刊未出版的前一月，他往往在他的辦公室工作至夜間十時以後，然而同時他對於所中所刊行的中文季刊《經濟週刊》，並不忽略，在這些刊物中也常常有他的文章。

南開大學的商學院，對於會計一門功課，從來特別注重，而丁信先生是教授這門功課的主腦。南開商學院的畢業生之在商業界與政府機關服務的很多，這多是由丁信先生培育出來。後來西南聯合大學成立，他又是法商學院的商學系主任，他對學生除了在學問上極力倡導外，對學生的職業問題，尤爲關心，記得去年農本局何廉先生從重慶來函，要我介紹數十位聯大同學到農本局作事，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丁信先生，他第二天就印了學生調查表格，給與同學填寫，並約定時間與同學們談話。今年中國銀行林旭如先生來昆明，要找好多聯大同學到中國銀行作事，我又把旭如先生介紹給他之後，他亦拿出同樣的熱情去辦這件事。此外他又爲同學們寫信到各種機關尋找同學們興趣所趨的職業，有些同學已被介紹到某處而不滿意的，丁信先生也照樣的再爲介紹到別處。

九年來，他除了服務於南開經濟研究所，南開大學，與聯合大學之外，對於外間也作了不少的工作。專以兩年餘來在昆明的時間來說，他是昆明經濟問題討論會的主持人。這個會每三週在南開經濟研究所聚餐與討論一次，討論的是各種經濟問題，每次請一人主講其專長，然後加以討論。丁信先生除了請主講人與預備便餐以至辦理各種雜務外，自己還把每次主講人所講的大意記錄下來。他對於這個討論會最為關心，記得今年正月間，我和他因事到重慶，他未離開昆明之前，就電請友人先定回滇飛機票。我問他為什麼不在重慶多住幾天，他的回答是「我要趕回來主持三週一次的討論會」。此外每日出版一次的雲南實業通訊，完全是由他個人主編的，連了裏面的大部分的材料，都是由他自己找來。今日評論的編輯事宜與雜務，得他的幫忙也很多。

日本的南進

王迅中

日本的侵略國策本有所謂「北進」與「南進」的兩種：「北進」政策以中國大陸為主要目標，「南進」政策以南太平洋一帶為目標。所以前者又稱為大陸政策，後者又稱為海洋政策。因為新式海軍的發展，遠較陸軍困難，而且南太平洋一帶又早為歐美帝國主義者所捷足所得，所以日本的國策向來集中全力於大陸發展。甲午戰後的強割台灣，歐戰期間的佔領德屬加羅林羣島以及近來台灣總督府及南洋羣島對於南洋一帶調查研究的積極，雖然證明日本並沒忘懷南洋一帶，不過這僅係一種準備工作而已。並且日本的傳統外交政策一貫地追隨歐美帝國主義者，觀風察色，唯恐造次，所以對於歐美直接勢力範圍的南太平洋一帶，當然不敢冒犯。在武漢陷落前，日寇雖滿口攻擊美英法的援華政策，但對廣州的攻擊，躊躇再三，投鼠忌器，唯恐觸怒香港英領事當局。後因長江戰事延難進展，不得不冒險在廣州登陸。因為英國未有領事表示，於是日寇得寸進尺，不久又佔領海南島，南進的野心漸趨活躍。去歲歐戰發生後，日寇滿想趁火打劫，實行南進政策，威脅英法美在南太

。同時，他又是西南經濟建設研究所的昆明代表人。

丁信先生對於他的工作是最能有恆，最負責任，與最具熱情的，但在星期日，他必盡量的去作有益的遊戲。游泳，打網球，徒步到郊外野餐，都是他所最喜歡的。他雖然沒有結婚，然他最愛小孩，他對於用錢雖很節省，然遇着公益事與朋友同學之有困難者，他很樂意的幫忙。

七七事件發生以後，丁信先生無論是在公的方面，或在私的方面，是幫忙我最多的一個朋友，想不到他溺死時，我不知道，火葬他時，我又不能參加典禮。現在所能見的只是他的遺像，與他的骨灰！此刻我雖然感到人生的渺茫，但丁信先生是不死的，他的精神永遠存在我們的心裏。

太平洋的殖民地，搜取南洋各地的資源，但穩健份子認為對華戰事尚未解決，未便冒險南進，觸怒英美法，故宣佈「不介入」政策，以解決對華問題為先決條件。急進軍人及法西斯份子等猶極力宣傳大陸政策與南進政策的關連性，抨擊當局對英美外交軟弱，小磯就任拓相後，更力倡南進。今歲德軍閃電戰倏倏獲勝後，有田外相更以度發表聲明，暴露對荷屬東印的野心，更會迫安越當局，提出無理要求。米內以不能執有強硬外交，為軍部所逐，近衛再作馮婦，事事仰承軍部鼻息，內政方面效擊德義之極權政制，提倡新政體制運動，外交方面放棄「各方討好政策」，公開加入德義軍事同盟，於是空虛惘惘南進政策漸入於具體執行的階段了。

日本所以決心南進的原因，不外下列四點：

第一，因為對華戰事的解決無望不得不另覓出路。自我第二期抗戰採取機動戰與遊擊戰以來，日軍雖北自晉豫，中迄兩湖，南至兩廣，各地歷經嘗試，戰場屢易，迄難進展。鄂南湖北的慘敗，桂南援後的失敗，華北之戰

的被我反包圍殲滅，已使日寇深知中國決非武力所可征服，與其師勞無功，作無謂之糜費戰爭，不如趁風轉舵，另謀出路。在三國同盟訂立前，日本的一貫政策，是以解決中日戰事為參與世界變局之先決條件，現既知獨力解決對華戰事之政策完全失敗，乃轉而以參與世界大變局解決中日戰事之關鍵。所以近來對華戰事漸成瑟縮狀態，並亟想以和平攻勢誘我言和。它的大都精力集中於研討如何南進，以威脅英美，響應德義。

第二：日本因在外交上苦無出路，不得不冒險依附德義，以圖孤注一擲。德義派的「媚美和英」外交既未收效，美日關係反更趨緊張，少壯軍人及法西斯派的「媚美和英」外交既未收效，美日關係反更趨緊張，少壯軍人及法西斯派的聯德義主張捲土重來，近衛登台後，松岡出掌外相，識者早知日本必將加入德義軍事同盟，德國初期閃電戰的徵倖成功更使日寇羨慕得五體投地，所以三國同盟終於正式成立。三國軍事同盟的醞釀始自近衛第一次內閣末期，因平沼內閣之反對而中止，德國希望日本加入的目的，顯然在牽制美國，攻擊美國遠東殖民地，以策應歐洲戰事，香港，新加坡，馬來，緬甸，印度等都是攻擊的目標。日寇既欲依附德義，自不得不策動南進，否則德義協定之教訓，行將重見於今日。

第三：日寇為應付美國的經濟封鎖計，不得不積極南進，攫取資源，以備萬一。我們知道日寇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重要資源如汽油，鐵，非鐵金屬，橡皮，棉花，羊毛，木材等大部仰給海外，尤其作戰資源如汽油，鋼鐵等幾悉仰賴美國。日寇對於僑滿及華北的資源，雖抱極大希望，但因治安，生產設備，運輸能力的限制，目前雖積極設法開採，大量運日的可能性尚須待至渺茫的未來。所以美國若對日實施禁運，日寇不得不另謀救急辦法。因此荷屬印度的石油，錫，金銀，橡皮等，英領馬來來的鋼鐵，金銀，錫煤，橡皮等，法屬越南的煤，鐵，橡皮，米等，菲列賓的煤，鐵，石油等，甚至澳洲的羊毛，都成了日寇垂涎的目標。至於南洋各地無盡藏的森林，日若取備，木材更可用之不竭，取之無盡。日寇現正積極籌謀奪取南洋各地資源，準備對抗美國的經濟封鎖，如目前之與荷屬印度及法屬越南的談判，均借經

濟合作之名，企圖攫奪資源之實。

第四：日本工業發達較遲，各殖民地大都為歐美帝國主義者所捷足先得，只有在中國大陸及南洋各地，以地位隣近，尚可與歐美資本主義者抗衡。第一次歐戰前，日本對南洋各地的輸出貿易僅二千三百萬，戰後一躍而增至一億八千萬，最近數年則恆在二億八九千萬左右。對於日本的輸出貿易的重要性，由此可知。若能輔以政治力量，不難獨霸南洋市場，則南洋一億二千萬的人口將全成日本榨取的對象。又據日人自述，南洋地理氣候，均適日本移民，遠較滿洲及中國為宜。所以日本南進論者又將南洋作為解決人口膨脹的對象。

此外日本南進論者更有主張東亞新秩序應包括南洋各地，故為完成獨霸東亞的夢想計，亟應趁機推行南進政策。這種狂妄誇張的論調當然更不值識者一笑。

日寇南進的目的既如上述，但以它的實力言，則難免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三年來的對華戰爭已經弄得精疲力盡，何有餘力再與英美週旋。但按客觀情勢看來，日本的南進，似已迫上梁山，箭在弦上，欲罷不能。日本號稱世界第三海軍國，中日戰爭中陸軍雖然受了極大的損失，但海軍實力消耗至微，尚可冒險一試。當然，日本如欲僅對英國的遠東海軍作戰，勝利自有把握，但自日本加入三國同盟後，英美遠東海軍合作的談判日趨具體化，美國海軍已具充分應援英國遠東根據地的決心。過去日本認為美國海軍雖較日本強大，但美國海軍根據地夏威夷島離遠東太遠，菲律賓若為日本所奪，美國在遠東失去根據地，至難與日本海軍作戰。不過如果英國願將太平洋中的海軍根據地借給美國，則美國不難克服地理上的困難，由夏威夷沿英屬島嶼，至遠東以菲律賓及新加坡兩地為根據地，與日本作戰。並且自空軍發達後，海軍作戰的許多缺點可用空軍彌補，美國空軍實力的雄厚，遠非日本所可望其項背。日本如欲南進蠢動，對於美國不能不有所顧忌。這就是日本雖宜南進甚久而尚遲遲不敢冒犯的主要原因。

按照目前的情勢看來，日本軍閥雖口口聲聲狂喊不惜對美一戰，但負責當局仍極力設法避免美國捲入戰爭漩渦。日本如真欲不惜孤注一擲地南進，則荷屬東印度及英屬馬來亞的地位，遠較法屬越南重要。日本如擄取荷屬東印度，則不但戰時資源如汽油，煤，錫，橡皮等可以無慮，且可威脅菲律賓，使美國海軍在遠東作戰更增困難。如奪英屬馬來半島，不但鋼鐵煤錫可以攫用，新加坡若淪陷日手，英國海軍在遠東將失去作戰根據地。但日本不此之圖，而犯遠圖，打死老虎，從無抵抗的法屬安南着手，既藉口借道侵華，攫取了越南東京區的駐軍權後，現又陰謀攫取西貢，作海空陸軍根據地。不管它將借用任何藉口，目的很顯然，第一想趁機控制法屬越南，作將來侵略香港的準備；第二想在越南建築軍事根據地，作西進借道侵緬，或南下威脅新加坡的根據地。這樣既可不致立即引起對英美衝突，而可收控制越南之實。對德又可表示已對英屬作進軍的準備工作。當然，這種滑稽辦法決不合乎希特勒與莫索里尼的心理的。

農村游資的吸收

一、農村貨幣的充斥

我在本刊四卷三期會發表過一篇「貨」在農村中，在這文中，我曾根據一年前在該村調查的材料說明：在一個自給程度較高的農村中，貨幣流動的機會較少，而且因為有街子的貿易機構，貨幣也不容易儲積在農村裏。可最近我們在農村中却見到貨幣充斥游資呆滯的現象，我們將怎樣加以解釋呢？

農村中發生游資的現象是一年多來特別可以令人注意的事。有一次我們在昆陽的一隻小船上，看見有一個老太太在付船資時，向衣兜裏摸出一大堆鈔票來，而且全是伍元拾元的大票子，當時真把我看呆了。穿得這樣不整齊的鄉下老嫗竟是個富翁！最近我疏散到離昆明有二十公里的鄉下住，據說我

簡言之，日本目前政策，一方面想藉南進以依附德義，打開外交的獨立，解除對華戰爭的苦悶，一方面想趁火打劫，作應付英美的準備。但深知實力有限，又不敢立即對英美作戰，猶其對於美國，更不敢冒持虎鬚，對英雖欺其無力東顧，但因英美在遠東緊密合作，投鼠忌器，不敢冒犯。關於近衛松岡對美態度的前後後恭，撤回了歐美追隨派的國內大使，換了一位親美著名的野村大將，意義毫無，外強內存的弱態昭然若揭。不過我們願忠告敵人，日本若不放棄「東亞新秩序」的獨霸陰謀，美日關係決無好轉可能，日本僅可畏首畏尾，若不根絕南進野心，美日危機決無解除可能。日本目前雖盡力想避免對美作戰，美國亦何肯願與日本作戰。等到不久美國的南洋海軍計劃及大空軍建設完成時，日本即使要抵抗，恐亦無能為力了。所以我認為日本的南進是侵華軍事失敗後不得已而採取的下策，知其不可，而又不能不為，身臨深淵，而不能自止，覆亡之期，當不遠矣。

費孝通

們的房東過去一年有兩萬元的收入，並不是濶裕，這又使我初聽來不易相信的事。又據說中山大學離開江時，學生們在短期內，曾把舊貨換得農民十幾萬的貨幣；一條絨氈竟賣到幾百元！大熱天氣，路上會碰見披著大衣的鄉下。貨幣有如潮水一般湧進農村，和二年前一毫錢可以雇工一天的情形相比，真是有隔世之感了。

農村貨幣充斥並不限於雲南，十二月二十一日昆明中央日報載有中央社重慶訊，美豐銀行經理的談話謂：本年度川康農村出售食糧和副產品約有二十萬萬元，從前農民把農產品出售後，即購買其他日用品，通貨可以再流入城市；今年却不然，二十萬萬中祇有半數流入市面，其餘半數却呆滯在農村裏。這談話中的字數若是可靠的話，則農村游資已成了很嚴重的問題了。

二、農村裏那裏來這批貨幣呢

農村中貨幣的充斥是目前一件很顯着的事實。他們那裏來這些貨幣的呢？我們不應該忘記抗戰之前中國的農村到處都鬧着金融恐慌。爲什麼不到三年，後方農村中反面會發生游資的問題呢？簡單的說來是農民收入的增加超過了他們支付的增加，超過的結果是剩餘了一大筆沒有動用的資金，滯留在農家，不再回到市面上去——即使動用的話，也大部在農村範圍之內。

新經濟四卷二期吳景超先生發表了一篇「抗戰與人民生活」，這是他五個月間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省去考察的一篇報告。他的結論是農民生活在抗戰的幾年中普遍的改善了。改善的原因是：他們收入的增加。他更分析農民收入增加的原因有下列幾種：

一，農產品價格的高漲。

二，農民在運輸工作上，得到一筆很大的收入。

三，許多機關學校因爲疏散的關係，都從都市搬到鄉間。以前花在都市裏面的錢，現在都花在鄉間了。

四，農民在副業上的收入，大有加增。

五，農貸的積極推行。

六，農村失業問題完全解決，人人有事做。

據這分析我們可以見到在抗戰過程中，農村經濟的傳統自給程度已受到打擊。抗戰已迫着農村把農產品大量的輸出，把他們的勞力加緊的利用，他們已成了前方的軍隊和後方都市居民生活資料的供給者，他們的經濟由「自給」成了「他給」。

三、生活程度提高的困難

敵人的經濟封鎖，前方軍需的需要，以及後方人口的集中——這些都刺激着內地農村的生產力，加重了它們供給別人生活資料的担負。可是他們得到的又是什麼呢？內地都市能有什麼東西拿來和農村交換呢？

我們若分析這一方面的問題就可以見到爲什麼貨幣呆滯在農村中的原因

了。當然農民的生活，好像吳景超先生所說的，是普遍的提高了。老百姓現在比以前吃得好了，衣服穿得整齊了，新建築比以前加增了，贖田的人多了，田價漲了，田賦的收入增加了，不必急於把新穀出售了，還債的能力提高了，市面中雜貨店生意好了，乞丐遊民減少了。——可是我們若仔細一查，吳先生所舉出的十項中，祇有很少的幾項是表明農民向都市獲取的生活資料在那裏增加。農民穿的土布大都還是在農家織的，吃的更不用說還是自己家裏的。祇有市鎮雜貨店生意好的一項透露了一些都市產品輸入農村的消息。農村輸出增加而輸入不成比例的增加，則他們的地位就會像美國在大戰中成了黃金輸入國一般，祇是他們輸入的不是黃金而是紙幣罷了。

爲什麼都市向農村的輸出不能成比例的增加呢？這也是抗戰中不易避免的現象，抗戰過程中都市工業總是在軍用品上發展，即使不把原有製造日用品的工廠改造成軍需工廠，至少在輕工業方面不會有突飛的發展，這在中國尤其是如此。後方都市既沒有大量日用品生產，若是要提高農民的生活程度，其勢不能不利用國外的輸入，這在抗戰中又是不可能的。即以政府所允許的輸入品來說，因爲數量少運費貴，總是不容易達到農民的手中。——以上是從都市的供給能力方面來說明農民生活資料不易改善和增高的原因。

在農民本身說，收入增加對於他們改善生活的刺激還是不夠大。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常在債務中掙扎的農民，突然鴻運亨通，手邊有了一卷一卷的鈔票，他若不是個朝不顧夕的無聊傢伙，第一件事要做的自然是料理債務；還有餘錢，也不會敢放胆花去；中國的農民是素來在勤儉兩字中調導出來的，而且經驗告訴他惡運是隨時會光臨，所以積蓄一些生命的保障金是他們認爲和吃飯一樣必要的。這樣使他們的生活程度不易跟着收入增加亦步亦趨的主觀原因。在吳先生所列的十項生活好轉的事實中，重要的也是回債贖田，留些穀子在家，和置一些不易消耗的不動產。抗戰中人民的生活是好轉了，可是好轉的速度並沒有趕上他們收入的增加。

四、節約而不儲蓄的危險

從每個箱子藏着一大卷一大卷紙幣的農民來說，他們確是很能勤儉立家的人，「有的時候想着沒有錢的時候」，留着一些錢以防將來農村不景氣的時候用，這是最可獎勵的打算。可是大批的通貨呆滯在農村中，從整個國家的經濟上來說，却並不是一個好現象，通貨入藏和儲蓄是不同的，通貨的入藏是把一部分可以用來再生產的經濟力埋沒了。儲蓄是積聚分散的游資用來生產的意思，入藏和儲蓄的區別告訴我們節約而不儲蓄是有害於國家經濟的舉動。

假如我們的貨幣是黃金，而黃金的產量不能突然提高的話，則入藏的結果可以使貨幣流通量縮緊，壓迫物價下落，貨幣的流轉困難，生產力降低，但貨幣若紙幣，又處在戰時，農村中一批批把貨幣入藏的結果，却會引起紙幣發行額的不斷擴大，以維持戰時金融的流轉。而且因為貨幣不斷的吸出市面，減輕了通貨膨脹的威脅，使發行機關更可大胆發行。可是貨幣入藏並不是消毀。每一張藏在箱子底下的紙幣，每時每刻都可以走入市面上發生貨幣作用的。大量的入藏雖則暫時的減輕了通貨膨脹的威脅，可是潛在的威脅却更大。若是有個時候，收藏的人忽然對於貨幣缺乏信用而要在市面上換取貨物時，很可以促成金融的危機。

貨幣呆滯在農民手中，不去用在生產事業上，在目前情形中，還有一個不良的影響就是農民沒有急於把農產品拋售在市場的需要，因而促進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增加一般非農民的生活費用，而且更加速的使貨幣流向農村。這樣說來農村游資的呆滯不但是贖費國家的生產力而且還潛伏着對於國家經濟很大的危險。可是我們怎樣能去吸收這一批在農民箱子底下，衣兜角裏的紙幣呢？誠然，我們是不應當，也不可能，從努力提高農民消費和農村的輸入額來解決這問題，因為問題不是在農民節約儲蓄了，而是發生在節約之後沒有糧之以儲蓄的緣故。

五，吸收游資的方法
我們所謂吸收游資的意思，是在使這一筆可能的生產力實現起來，發言

之，是要把農民現在所收藏的錢用在生產事業上。因之減少入藏的最捷途徑自應是增加用在農業上的資本。使農民自己來利用他們的儲蓄。

這問題又牽連到我們的農業中還能吸收多少資本的題目上來了。反過來說，我們吸收游資，還得開闢農業投資的門路。譬如在雲南農村中用化學肥料的人家極少極少，我們所調查過的地方還沒有看見過。他們所用的肥料是牲口和人類的糞，「油榨」（豆餅），和草。除了油枯是有市場者外，離市鎮稍遠之處肥料全是自給的。因之，肥料一項就不成爲利用資本的項目。若是國內能有化學肥料的生產，一方面可以吸收大量的農村資金，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農田的生產力。

若是在農業本身開闢投資的門路比較困難，則我們還得在農村副業中增開投資之路。好像各種紡織機的輸入農村等都是應當注意的方法。

除了獎勵農民自己利用他們的資金外我們還得想法把他們多餘的錢借出來用到農業以外的生產事業上去。可是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錢到了農民手上就像黏着一般，不易吸出來了。」要農民節約，那是一些也不難，因爲節約的好處，早已由痛苦的經驗，深深的印在他們的心上了。要他們儲蓄在銀行裏則不然，因爲銀行在農村中還是件太新的東西，短期中極難取得他們的信仰，在這過渡期間有什麼方法可以比較有效的把農村游資吸收出來呢？

在回答這問題之前，我們最好先看一看農村中原有的金融機構。在中國任何農村中我們都可以見到「錢會」的組織，這種組織在雲南俗稱「上際」。它的機構大致是如此：凡是需要大宗資金的人，出頭集會，入會的人大家拿出一份錢來湊給他，以後每定期集一次會，由會員輪流收款，已收款的則按期歸回，這是一種整借零回和零存整取兩種方式併合而成的，我會這樣想：我們不能利用這個機構來集中農村游資，然後再想法把這筆集合了的資金利用在生產事業上去。利用這種機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由政府或特許銀行作會首，在農村中集會，任農民自由加入，並予以較高的利息，以資獎勵；

三是政府或特許銀行提倡集會，規定凡集會者政府或特許銀行可以入股若干，會首由農民自任，這樣凡是有利用資本能力的農民，都容易在這機構中獲得資金，而且在會規裏面公家所認股子的利息可以特別降低以示提倡之意。

或者有人以為錢會的組織祇能限於較小的親密團體中，它信用的基礎是人情和面子，若是公家參加了，就不易順利進行，這一層我是覺得並不必顧慮的，因為依我們實地調查錢會的組織並不一定限於近親，即是不太相熟的人也可以加入一會，據張君子毅在玉溪調查，那裏的錢會可以擴充得很大，參加同一組織的有百人以上，這個例子表明了若將這種機構稍加改良，就能有很大的活動能力，活動的範圍也可以超過親密的小團體。無論如何，我認為這是一件值得慎重試驗的事業，希望農村金融的負責當局能留意及之。

還有一種吸收游資的方法值得試驗的是獎券和有獎儲蓄。在貨幣充斥的

人口流動的一個政策（上）

人口活動的政策和一般的人口政策一樣，也有數量與品質兩個方面，這一點，根據我以前已經發表的兩篇稿子（大公報，九月二十九日；今日評論第四卷，第二十一期），是無須再解釋的。

人口活動的一個名詞是須要相當的說明的。一般的見解以為人口流動指的是移民一類的事實，例如，抗戰開始以來，淪陷區的民衆向西南各省遷移的活動。這固然是不錯，但這祇是人口流動的一種方式，其它的方式還有。是該括的說，這種方式至少有兩個或三個。一是空間有形的流動，地域間的移民屬之，農村與都市間或舊稱為鄉間的移民也屬於這一類。二是空間無形流動，人口分子對於職業的選擇與更換就是一種比較無形的流動。三是人口分子在社會地位上的升降，或階級間的升降；階級一名詞是目前許多人所諱言的，不過無論諱與不諱，階級的現象總是存在的，至少社會地位總有優劣高下之分。這第三類的流動方式西洋社會學者叫做「社會流動」；不過

農村中，已發生了賭風滋長的情形，我們在昆明附近的鄉村中就知這大規模的賭博，一夜的輸贏有高達兩千元的。這種現象是很自然的，因為游資無法吸收在生產事業中，投機行為就會發達；這在都市中是如此，農村中亦然，單靠一紙公文來禁止是沒有用，而且反而增加行政機構腐化的引誘。最好就是政府能利用人民這種投機心理來吸收零批游資。現在中央儲蓄會的有獎儲蓄在吸收都市零批游資上已有很大的成就，可是加入儲蓄會的至今還大都限於都市居民，農墾居民並不是入藏貨幣的重要人物，怎樣可以使農民加入儲蓄會？怎樣可以引起他們的興趣？怎樣可以特別使農民容易得獎？我在這短文不能提出來詳細討論，但是我願意喚起金融界當局的注意，希望他們能及早吸收農村游資上有具體的方案。

潘光旦

這名詞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好處，加上社會兩字之後，並不是以它和它的流動方式截然劃分，其它的流動方式又何嘗沒有它們的社會性質呢？至於把社會流動翻譯成「社會變動」那就更不妥了。二三兩類流動的方式，雖屬比較的無形，在以前未嘗不看重人口品質的中國人却也相當的認識；這從「流」字的傳統的用法裏就可以看出來；「九流三教」的「流」字暗示着第二類的流動；「流品」和「未入流」的「流」字所表現的更屬清楚，「未入流」的人口分子也就是流動能力最小的分子，初不論此種能力之小，是因為先天品質的限制，抑或後天社會的制裁。

依據上文的說法，一方面以數量與品質的概念為經，一方面以地域，階級，職業等事實的條件為緯，一個比較完整的人口流動政策就至少得包括下列的幾個部分。一是關於地域間數量的調劑的。二是關於地域間品質的支配的。三是關於職業間人才分布的。四是關於階級間流品升降的自由。

下文擬就前二部分分別加以討論，至於第四部分，預備將來做另一篇稿件的題材。

一、因調劑人口數量而促成的人口流動在中國歷史上是數見不鮮的；在集權政制的舊時代裏，這一方面的流動政策似乎特別的容易推行。這種流動政策有的是因為經濟或食糧關係的，例如孟子上所講的魏惠王的移民河東移粟河內的政策，又如周禮地官與秋官上所提的「移民就穀」與「移民通財」的政策。有的為軍事與國防的關係，例如歷代屯田，謫戍一類移民實邊的政策。又有特別有政治意味的流動政策，例如漢代劉敬與主父偃等所條陳的徙豪傑名家入居關中與茂陵的辦法。這種政治意味的政策又往往和遷都有關，例如，北魏自鄴遷洛陽，人口從行者四十萬戶。不過這一類為了實邊或為了強本弱末之計而執行的流動政策，其間總有幾分品質的選擇，而不盡是數量上的調劑了。政府強制的人口流動，大抵到了近代反不甚多見，自明代洪永年間有過一番大規模的實邊運動以後，似乎就不再有過；從此所有的這方面的流動，十九是人口分子自動的，在數目上也比較零碎，談不上甚麼政策。

不過在事實上這種政策還很有它的地位，過分強制的任何政策現在固然不再適用，但政府依然可以用些鼓勵或限制的力量，使人口數量在地域間的分布，取得一個更平衡與公允的狀態。所謂平衡與公允，一方面當然要看經濟與生產的環境能不能支持某一數量的人口，一方面也要看政治，文化，以及國防等方面的需要。例如東北遼吉黑熱察等省，西南的滇黔桂西康四省，事實上還可以容納比目前更大的人口數量，在抗戰以前，早就可以鼓勵一部分人口的移殖，在抗戰以後，似更有加以獎勵的必要。東北幾省的淪陷，與其說淪陷於日俄戰爭前後外交與內政的失敗，無寧說是淪陷於人口政策的不立。以遼吉黑三省之大而且富，到九一八事變為止，只有得人口三千萬人，而這三千萬的數量，一部分是明代移民的子孫，一部分是清代開禁前後自動出關，越邊，或渡海的流民與其後裔，明代以移民雖屬屬所政策的結果，而自清代以迄民國初年，其間說不上絲毫國家政策的援助，要有一毫政策關

係的話，那關係正和援助完全相反；誰都知道在清代末葉以前，一切海外和出關的移民是在所嚴禁的。東北的地廣人稀，這是最大的原因了，而其最大的惡果是引起了強鄰的覬覦，終於造成了九一八以還的局面。法國侵佔越南以後，對於雲南的野心，一部分也未始不是這種情形所喚起的。

黃河流域中部與西部的各省，近代以來，都是輪山移民的區域，這顯然是頻年水旱之災所促成的。要救這些省增加人口，無論增加之法是由於繁殖或移殖，勢非先把自然環境根本加以改進不可，這其間所需要的政策勢必是比較間接的了。黃河及其它河道的整頓，水渠的建築，森林的再造，以及其它足以防禦水旱之災的種種設施，都應當在這政策之內，至少這一類的設施應以恢復人口的適度的繁榮為最終目的之一。我們都知道這些省區在天然資源上原不亞於許多長江流域和南方的各省區，穀或不然，它們在唐宋以前，決不能維持一個大量的人口與高度的文化，而歷朝也決不會選擇它們做首都的所在地。陝西山西的黃土何嘗不肥沃？何嘗不能生產大量的食糧？要不是因為歷代的因循泄沓，把水利一類的大政遺誤下來，就何至於有百孔千瘡的今日？老殘遊記的作者把黃河比做一條長滿了瘡癩和貼滿了爛膏藥的大腿，可見歷代治河的官吏，例如河道總督之類，於講究筵席一道之外，於腸胃腦滿之餘，只曉得貼爛膏藥，結果是，膏藥越貼得多，潰瘍越來得大，而流域裏的人口向南別尋樂土的越見得衆，一輻逐年必須重演的「流民圖」越演越慘苦。一旦抗戰結束而建國的大業從新開始，假若我們對黃河的水利再不能切實整頓，我們對北方省區間人口流動的調整，就根本不必抱甚麼希望，甚至於對於一般的人口政策，也最好緘口不談，因為黃河的殃禍所至，不但影響了人口的流動，并且侵蝕了人口的本質，這是我在「人口品質」一稿裏已經說過的。近代作家裏有人很有趣地指出來過，中國的民族生活的休戚和水的關係實在是太密切了，所以，政治的治字，經濟的濟字，法律的法字，沒有一個不從水，假如我們對水沒有辦法，特別是我們祖居的黃河流域的水，結果是民族生活只有一個不治，不濟，與不法的歸宿，固不僅人口流動在

數量上無從調整的一端而已。這一層我們希望主持政教的人要特別的加以認識，而亟迫的開始加以整理，好在時至今日，這方面的專門智識與技術已經大見增加，當不至於再像前代一般的一籌莫展；他們應知只有實際的改進環境的工作才可以鼓勵一部分散佈在其它區域以內的民族分子作返歸祖居考慮，祇是高唱「開發西北」與「民族掃墓」一類的口號是絕對的不發生效力的。

海外移民的運動或華僑問題也屬於這一部分的人口流動政策。閩粵兩省比較礦瘠的區域裏，其廢餘的人口相率向海外移殖，這固然一則由於濱海的關係，再則由於海外經濟勢力的誘引，三則由於人口分子中總有一部分在品質上有好動善移的性格，但最先與主要的動機之一總因為地方的生產力有限，不足以維持他們，或不能使他們充分發展，所以向外移殖的行為多少可以在人口數量上收幾分調劑的效果。在這一方面，我們一向沒有甚麼政策的；在民國以前我們只有消極的禁止政策，近八年以來，特別自僑務委員會成立以後，我們算是和已往海外的華僑，有了一些聯繫，但除了「懷柔」的一層而外，其它更積極的措施還談不到。政府和僑民的關係似乎至今還是復片面的，我們每年只見到幾萬萬的匯款和捐款從海外源源流入，却不見到有甚深恩厚從國家播出去，這種片面的局勢是絕對無法維持的，在列強殖民地政策日益強化之下，特別是在敵人的滲透政策加速度的推進之下，假如我們目前再不能有一個積極的對策，海外移民運動的運命，大概在我們許多人的生命的歷程裏，可以眼見它告一個終。

在這個積極的對策裏，我以為有兩點應當特別注意。一是原有僑民的團結力與組織力的增加。敵人南政進策的第一個策士，堤林數衛，評論華僑的經濟活動，說他們單槍匹馬的個人能力雖有餘，而通力合作的團體能力則極形缺乏；這種評論的涵義是顯而易見的；就是，敵人的南進政策一旦在南洋立足，華僑與華僑的企業極容易各個擊破，摧毀淨盡的。這評論如果是對的，我相信是大概不錯的，則當務之急無疑的應是僑民中間團結力，組織力，與合作能力的加意培植，而此種培植的工作非有政府的提挈贊助不為功。團體與合作力的增加顯然可以有兩大效果，可以和敵人的南進策對抗不過是效果的一途，其他一個，其重要性也正復相似，就是，可以向列強殖民地的統治權力爭取合法的政治和他們的權益，從而進一步的鞏固我們僑居的地位。二是促進我們海外移民的數量。歐美許多觀察家很公平的承認華僑和各國殖民地的關係是互利的。美國的人類學家甄克士和優生學家普本拿承認對於菲律賓的開發與建國，華僑的血統有很大的貢獻；澳洲的地理學家泰勒承認澳洲的北部、昆士蘭一帶，地跨熱帶，白人體格不合，土著智能太低，墮性太大，都無力開發，只有華僑能够開發；這一類學者大都主張容許適量的中國人向這些地帶移殖。三年抗戰的結果之一，已經把我們的國際地位提高了許多，而此種地位又和英美等民主國家——也就是和華僑生活最密切的幾個國家——最有關係，我們應當趁這千載一時的機會，根據了上文所提的互利的原則，要求這些國家修正他們的移民法令。

(未完)

我們需要的世界政策

錢端升

對於國際秩序之應如何組織，我們中國人向取旁觀態度。除非這秩序對我們國家有顯明的直接的影響時，我們向少發言。這固然由於我國向來國勢衰弱，不容我們發言。但一部分也因國內真正有世界眼光，將世界的爭看做和本國的事一樣重要者不多。國內大多數人只注意如何努力使國家獨立，而很少人能注意如何建立或改善世界秩序，以助成並保障我國的獨立。

上次大戰沒有終結以前，英美法德等國內俱早有人在做和平會議的準備工作。政府有人做這種工作，民間也有人做這種工作，工作的範圍不以各國所期望的領土利權為限，國際和平組織也或討論研究的主題之一，其美法一方如此。德國一方也是如此，不同者英美法偏向於各國共存的和平組織，而德國則偏向於獨立的和平組織。以後協約各國勝利，德方所準備者自然均成廢話。但薛西爾，史墨特，威爾遜，及布爾喬亞等的成名，均因他們有多年提倡國際聯盟之功。

在上次大戰中，義日也在勝利的一方。但義日畢竟缺少大國風度。和會以前，義日政府及民間所研究討論者，只是如何擴大領土一類專門利己的事，而對於世界秩序則幾無人理會。對於國際的成立，義日所所以很少貢獻者，即因此故。

至於中國，則更是落後。不但關於世界共同組織，在民八以前無人討論。即對領土要求，事前（即和會以前）無論政府與民間也很少準備。巴黎和會時，雖有自派代表國民的若干團體，如中華革命黨方面的，如梁啟超張嘉林等所活動的，勉強應付，但他們當然並未發生若何力量，收穫多大效果。

現在世界又在作第二次的大戰。戰爭的雙方，如英，如德，以及未參戰的美國，就我所知，大而言之，對未來的世界秩序，小而言之，對各國的和平條件，官方及私人均不作充分的準備與週詳的討論。英政府雖於次拒絕

發表所謂「和平的標的」，但這不是說他們對於日後在和會提出的條件及世界組織，漫不關心。就我所知，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教授韋貝斯特及劍橋大學國際公法教授洛特巴赫特等，自戰時起後，即奉外部或宣傳部之命，着手研究和和平條件及改組國際秩序的方案。另一知名學者湯恩皮教授，則藉英國王家國際關係學會研究主任的地位，也在對這些問題作大規模有組織的考察。德國方面，則國社黨的外交組也在十二分澈底改組世界的方案。美國雖然沒有參戰，但國務院方面有專人在研究和和平問題，民間更有許多研究和平計劃的團體。民間團體中要推加納其國際和平基金會最為活動；蕭德威爾教授所領導的一個委員會正在大規模的徵求各方意見，並制定各種和平草案。且開草案已經過多次修正。

我們則不然。人家自有備無患，先發制人。我們是黃老之道，尾巴主義。我們這這次大戰勝利之後，對中日間以及與其他鄰國領土的爭執將如何安排，經濟的關係將如何調整，我們的政府似乎從未考慮過，民間也沒有考慮這些問題的團體存在，至於未來的世界秩序與國際組織應成怎樣，則自然更無人過問。這誠不是大國應有的現象。

我信中日戰爭，中國必勝，世界大戰，中英美必勝。在必勝的大前提下，我建議一個如下的世界新秩序：

先言共同的組織，次述嚴格關於我國權益的調整。

此次大戰之後，我們應以下述五點為組織世界新秩序的原則：第一，民族自決；民族無論大小其文化水準已至相當高度者，應有自決之權。第二，區域各成組織，以維持區域內的和平，保障區域內的安全，開發區域內的資源。區域組織由大民族領導，小民族共同參加。第三，區內落後民族，歸區域組織代管，俟其文化至相當水準後，與其他小民族同一待遇。第四，全世界組織內仍

由各區的領導民族居領導地位，暫以維持新均勢避免兵爭爲目的。第五，世界新秩序取實驗主義，在開始時陳義不求過高，但最終則以世界大同，民族無分大小爲目的。今請將這些原則分論於後：

第一，民族自決的主義本不是人類進步的最高理想，但在現階段中則爲必需。自法國大革命以來，西洋的政治潮流向趨向於民族自決。威爾遜總統及孫中山先生之主張民族自決，即所以適應這個潮流，藉使民族間的鬥爭得以減少，而共同生活得以肇始。不經過這自決的階段，則各民族的界限無法泯滅，而大同之治無從發軔。希特勒大魚吃小魚的辦法是一種兇野的異端，而不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人類進化的現階段中只有民族自決是適宜的原則，我們不可因爲其會爲巴黎和會的老調而忘其重要。

但如所有民族，不論文化如何，而概讓自決，則實際上不能自決者的民族結果必受人操縱。非洲未開化民族固不應有自決之權，即政治組織力過於薄弱，如越南若干種民族等，也不應有自決之權。此其故，乃在使民族自決的原則能有真正的實施，而不被人所假借。至於何者文化水準已够自立，何者未够，則應予以確切的規定。

第二，區域主義乃所以救上次國聯之窮。上次的國聯號稱爲全世界的組織，而實則由歐洲數強操縱。結果，國聯無意顧問歐洲以外之事，而對歐洲之事却又受亞美各國的牽制（如南美各國對於制裁問題）。如世界新秩序的基層組織是區域組織，則各區可各問其事，各保其和平及安全，又可以較有效的方法釐定區內經濟生活，以生活程度爲例。因歐美亞洲生活大相懸殊之故，昔日國聯勞工局關於生活程序的決議常有不能通行之病。今後各區如自行規定，便可減少窒礙。

關於分區，我以爲全世界可分成亞洲、歐洲、蘇聯、美洲四大區。南洋屬於亞洲，非洲屬於歐洲，澳屬亞屬美待商，中小亞細亞屬亞屬蘇亦待商。這四個區，從人口、面積、資源等，俱可獨立；而區內的文化也多少有相同之點。非洲併於歐洲，即因前者不能獨立生存。南美不能獨立生存，所以

也只得併與北美成一單位。蘇聯可另成一單位，乃因我們國尊重蘇聯的政治經濟制度，且以蘇聯土地之廣，資源之富，也確可獨立。

各區的組織應明白承認大民族的領導地位。計劃舊日的國聯者頗想趨於平等的原則，故行政院中雖以大國爲主，而小國也有參加，至在國聯大會中則各國完全平等。在今後的區域組織中，我們應放棄這種不徹底的調和。我們一方應令一切民族，由其依人口財富所舉出的人民代表，共同決定區域組織的大計，又一方則應令大民族負執行的大任。大民族的地位彷彿是英國國會中的閣員。不如此，則區域組織又必將因缺乏實力而滅亡。

如世界共有亞歐蘇美四區，則領導的大民族在亞爲中印，在歐爲英德，在蘇爲俄，在美爲合衆國（即美國）。領導的民族須以具以人口，面積，資源，及歷史爲條件。亞洲民族中，中印外，只日本或值考慮。但日本面積不大，資源不豐，人口不及中印遠甚，而其文化又乏創造性質。故日本不應居於領導的大民族的地位。歐洲各國中，法義向日也在強國之例。但義太貧，而法則將有長期的衰敗，故法義無領導資格。德國民族大於英，地亦甚富，且敗後必有一番懺悔，可與爲善，故應與英同居於領導地位。蘇聯中俄人地位及美洲中美國地位不說自明，可以不論。

第三，各區域內均有若干落後民族，如亞洲區中若干越南民族及南洋民族，歐洲區域中非洲民族及阿爾巴尼亞人，蘇聯區中土耳其斯坦民族，美洲區中的幾內亞民族等。這些民族文化水準太低，尚不宜令之參加區域組織，故應由區域組織代管，待其文化進步後，再予以一班民族的待遇。

第四，區域組織之上有全世界組織，多少採聯邦方式，但仍以各區的領導民族爲領導者。在最近的將來，這世界組織的主要目的在維持和平，在防此大戰，而不在大同。大同是後期的事。我們要講現實。我們要使有大力的國家打不起仗。要如此，我們要使同一區域內的大國打不起仗來，第二我們要使區域之間不能互戰。就各區域內部言，蘇美二區內不能發生大戰，因二區之中俄美二民族勢力可以超人。亞洲中，中印決不至互戰，日本則無力與

中印戰。四區之中，最足以發生內戰者，是歐洲與英德，至於俄國，則亞歐之間，亞美之間，及歐美之間俱不至發生戰事。最足以發生戰事者，爲亞與蘇及蘇與歐。換一句話，今後的世界如照以上的安排，則戰爭的可能地點不脫乎英德，歐蘇，與亞蘇之間。但如在世界組織中，中印美俄英德六大民族中，有四個能以全力擁護和平，則戰事仍難爆發。再換一句話，我們最所期望於世界組織者，即是各大國以實力來互保新均勢，使大戰無由發生。

第五，我們對於世界新秩序的最後期望當然仍是大同理想的實現。如果世界無戰爭，如果大小民族均能參加所在區域的改進大計，如果落後民族能因代替而長進，我以爲久而久之，民族主義必可由疏淡而消滅，民族的異異必可泯除，大同也必可實現。

以上所述，是對戰後整個的世界而言。至於中日戰後的和平辦法而言，上述的大原則應作如後的運用：

首就領土及疆域的變更而言。中國七七以前的疆土，應全數恢復，且不容許割地。即台高等地應另作處置。高麗宜獨立，台灣琉球應復歸中國。香港亦然。菲律賓與緬甸應獨立。越南的東京安南及交趾應獨立成一國。柬埔寨及老撾應一部由亞洲區代管，一部併入泰國。荷印及馬來亞由亞洲區代管。內蘇交界間若干通古斯族，如今屬於蘇聯的布利亞自主國等應爲亞洲區代管地。

次則日本的軍備應受嚴格的限制。這軍備不應擴大至可以妨害中印兩國行使領事權的程度。蓋日本不配領導，既不配領導，自不能讓之妨害他人的領導。

三則日本數十年掠奪中國的古物國寶應令掃數歸還。

末則關於賠償問題，我們也應作平允的要求。中日之戰，過去是在中國土地上作戰，即至最後，也仍將在中國土地上作戰，所以中國人所受的損失遠比日人爲多，日人應負相當賠償之責。但我人不可苛求。我人所求者，以能使中日兩國人民的平均財富相等爲止。這樣做法與舊式的賠款或與今日

人所取於法人者迥不相同，足以示中國人的寬大。

但無論是整個的世界秩序也好，或中日間和會的折衝也好，二者俱有待於詳細的計劃及討論。世界戰事與中日戰事，儘可有若干年的繼續，但和平的預備工作，却又不可不及早準備。是則政府與民間俱不可不以上次巴黎和會時之毫無準備爲戒。

本期要者

本期要者陳玉聲潘鏡諸先生常有文章登在本刊，無須一一介紹。丁信先生逝世是學術界一大損失，也是本刊一大損失。陳序經先生文章哀悼的情感是本刊同人共有的情感。

錢端升先生討論建國路徑的文章共有七篇：即（一）國家今後的工作與責任（四卷十三期），（二）我們需要的政治制度（十五期），（三）一黨與多黨（十六期），（四）論自由（十七期），（五）我們需要的經濟政策（二十期），（六）我們需要的教育政策（二十一期），及（七）我們需要的世界政策。本期所載者即是第七篇。建國路徑是一個纏綿萬端的重要且困難的問題。本刊深盼能引起各方的討論。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國通街六十七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華山南路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 零售二角 訂閱全年八元 半年四元（香港以港幣計算）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或折成美金五元）

本刊啓事一

查本刊自發行以來始終照常出版未曾間斷前因外埠代銷處困難過多致讀者向各地代銷處定閱者未能如期接到至深歉仄茲爲便利讀者計現暫取銷外埠代定辦法愛讀本刊諸君希直接逕函昆明圓通街六十七號本社定閱準于出版後儘先寄奉郵票代洋十足通用諸希鑒察爲幸

本刊啓事二

本刊價目現定國內每卷(半年)國幣四元，用普通郵遞按期遞送。凡欲購航空郵寄者另加航空費每卷四元。香港訂閱，每卷港洋四元，但均用航空寄遞，不另加航空郵費。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由昆至港，均用航空寄遞，亦不另加航空郵費。

刊本

第四卷 第六十期

這一週

三國同盟與中日
一黨與多黨
中國文化與大學教育
敵寇封鎖下之國內貿易統制問題
玉龍雪山散記

王迅中
錢端升
樊德芬
董遜瑗
李霖鏞

日十二月十

刊本

第四卷 第七十期

這一週

再論戰後內地工業建設問題
德義日三國同盟的觀察
戰時農村工業的新動向
青年思想問題
論自由

楊端六
吳學義
韓德章
馬煥華
錢端升

日八月十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六九〇七號
雲南圖書委員會登記證警字第三一七號

刊本

第四卷 第八十期

這一週

三國同盟後的世界局勢與蘇聯地位
政治制度之確立與制度精神之培養
論民主主義
論中國民族性的形成及其轉變
浙西最近的交通路線

錢端升
劉適誠
李樹青
張子敬
張振華

日四月一十

刊本

第四卷 第九十期

這一週

羅斯福當選與今後的美國
德意日同盟後的抗戰形勢
呈貢縣的國情普查研究工作
論所謂新文學與新理想
浙西的政治工作(通訊)

錢端升
吳學義
李景漢
歐陽采微
張振華

日十月一十

刊本

第四卷 第一百二期

這一週

日寇撤兵與中國抗戰
歐戰的思想背景
我們需要的經濟政策
戰後物價問題
浙西的教育(通訊)

羅隆基
王績愚
錢端升
伍啓元
張振華

日八十月一十

刊本

第四卷 第一百二十一期

這一週

人口品質的一個政策
我們需要的教育政策
中國與民意政治
設計執行與考核
再談玉龍雪山

湯光旦
錢端升
羅隆基
黃六平
李雪煥

日四廿月一十